

欲望船

吴长缨 著



欲望船

吴长缨 著

题记：漂向遥远的空瓶子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欲望船/吴长缨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1

ISBN 978 - 7 - 80186 - 515 - 1

I. 欲... II. 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2842 号

欲望船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7.5 插页: 2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186 - 515 - 1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夜晚是戏	1
第二章 冬天的漏洞	28
第三章 空气的鞭子	50
第四章 写虚主义	72
第五章 影子	90
第六章 过时的物体	107
第七章 赌徒	122
第八章 有罪的鸟群	141
第九章 悲伤记	157
第十章 大提琴手	174
第十一章 欢乐也是戏	192
第十二章 河流的下场	210
 初版后记	 230
再版后记	233

第一章 夜晚是戏

孩子的世界 孩子坐在杯子里

杯子碎了 孩子的一半活下来

1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只暗黄色的蜜蜂冲到鹿西窗前的玻璃上，试图趴在上面，静止不动。几秒钟后又不见了踪影。“它是在回家的途中还是已被雨点打落在地？它是一个会哭着跳舞的裸体小美人。”

这件小事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一个秋天。鹿西曾想，人生小路上，这样的小事像人要小便一样会很多。那晚，少年鹿西还把脸贴在窗口的玻璃上等那只蜜蜂再来。鼻子尖像一团烂泥一样被玻璃挤成了一个小平面。

蜜蜂或其他昆虫，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在冬天之前，在产卵之后死去。

对精神的体验无非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回忆，有如用手提一个冬天布满蜂卵的蜂巢。鹿西，曾通过没完没了的走路、一把纸剪刀和吴羊给他的肖像画接近某种神秘世界的召唤。远处传来的风声、钟声或人声成为他了解自我的各种功能的最大隔膜。

1

第一章
夜晚是戏

时光也从不急着得出结论。这给人以幻想和希望。时间像沙那样从手指间流过,最后只剩下一副白骨站在那里听世界独自演奏,有宽大盆骨的是女人,没有的是男人。哈!可悲的手风琴,可悲的断腿流浪艺人,可悲的路经这里的三个表情呆滞的儿童,谁会想到灵魂出窍?成群的鸟雀又到哪边的树林寄宿去了?谁会想到灵魂又是怎样交配的?会不会生下小灵魂?

13岁那年,由于看了同桌白小龙借给他的手抄黄书《少女之心》,一种怪火把鹿西点燃,并在他余生的噩梦中缠绕他。在通往繁殖圣地的路途上,悲伤、丑恶、神秘和美丽的事物始终隐藏在那种潮湿和阴暗的地方,被蛆爬过。你无法选择你的方向和旅伴,无法看清苍天专赐给你的吸你精髓的女人、她们的腰和她们半垂半挺着的双乳。她们是欲望工厂。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将是你最隐秘和最忧伤的工人师傅。

每天,大量垃圾车,符号一样在城市里来来往往。鹿西认为它们正担当为旧世界掘墓的重任。但垃圾车不靠交配繁殖。它们被人类用另一类工厂大量生产。惊马靠交配。交配过的惊马逼近了悬崖,坠毁,连它腹中的胎儿也杀死。

对于一切,你必须保持惊马坠崖时的那种飘飘然的半残酷的克制和冷静。你必须睡在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巨大的裸体美女的腰间,你是她别在腰上的夜壶。你不能过度喜悦,也不能过度悲哀,这甚至不属于你做人的权利。时间改变一切,但不能打败一切。但金钱或许可以轻易做到,迷恋财富的人群终会堆满大地。

清晨,当一辆破旧的垃圾车迎面呼啸而过,鹿西正走在去老粉桥13号的路上。那天,他很有些感伤,也有些头痛。甚至想,这么慢慢地走路能否医治他的头痛,并产生一股发自肌肤深处的欲望。欲望会像雾一样在他的额头上方飘,给他的眉毛挂上露水。刘冰在那张略带灰暗的床上等他,并不遥远的地方。

老粉桥 13 号,在那里,他爬上一座人间最矮的软山。

两天前,鹿西就在那里失去他的童贞。那天来得不早不晚,像无声的机器从天而降,斜斜地切割他的肌肤,直到他的体内充满前所未有的厌恶。两条鱼在空中弯曲地游来游去,鳃片蠕动。刘冰,冰一样一层一层融化。女人的身体,对于男人来说,是一块巨大的磨刀石。

鹿西还通过衣柜上的镜子瞥见自己弯着身子平端着武器或叫做男性工具的造型,他绝不像个男人中的好战士。

半残酷的过程。母螳螂会咬死公螳螂,它们这种交配结果比人的更充满诡秘和音乐感。

那天,大汗淋漓的肉体似乎像大病初愈。时光把盐撒在皮肤上,让软刀子在他们身上进进出出,出出进进。肌体,荒芜的龟裂的土地,缺乏向怪诞靠拢的想象力。直到天空喇地塌下来,鹿西又看了一眼镜子里他们俩和成一堆稀泥的造型。母人没有咬死公人!

被猫看见的翻了肚皮的鱼儿,搁在退潮的沙滩上,鼓着双眼,吸气吸气并盼望潮水再来带它们远去。

这就是性交。娱乐和悲伤。通向死的必经之地,但离死还很远。再拼命的性交也难马上给你带来死亡。事后,你最多想死而已。

“你应该去跳舞、劫机或者玩女人。”几个月前,和鹿西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的老孟曾站在极其耀眼的阳光下对鹿西这样说。那时,这几件事很时髦,足以让不知深浅的年轻人躲在一角畅谈一番。

老孟,全名孟爱军,干部子弟。

当时,他们在钟大校园中最老的银杏树下抽着中国人当时还很稀罕的外烟。据说这种牌子的一盒中有一根有大麻。对面是水泥马路和青砖灰瓦的旧式学生宿舍楼。

“可能是第一排的第三根?但我一点也不飘飘然。”鹿西问老孟。

不时有扇状树叶飘下来,落在他们的脚下。老孟说,就在这棵树

下,他摸了他们年级辅导员张静已开始衰老的乳房。

“她真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处女,虽然长得还不算难看,但皮肤比树皮还粗,摸急点要冒火星。乳房都挂下来了。因为她说过我是垃圾生,所以我一定要耍她一下。骗你是小狗。我们还算远得不能再远的亲戚。下午3点我俩还在新街口的街心花园里当众接吻,她闭着眼,表情真够放荡,牙齿还散发出一股让我颇感奇怪的气味。那气味扼杀了我剩余的欲望。”鹿西认为那气味就是口臭。女人的口臭,可能和男人的有所不同。他想。

老孟,似乎对象是母的就行。他说,花粉从不会选择鲜花的外表,只有风才是真正的使者。他的理论,在人类探索真理的漫长过程中,爱情成为生活的替罪羊,性交成为爱情的替罪羊,他正是天底下男人们的替罪羊。

他说:“我是风,是公风,可不是工蜂。再说清楚点,就是男人刮向女人让她们花朵受精的风。她们那地方像被扔在污泥里的玫瑰花,你见过吗?”

鹿西摇摇头。那地方对他来说太神秘。

老孟常为他的行为找一些并不合理的解释。他以为所有的行为,都是被动的,比如被打扫的黑屋、泡洗的袜子。他是无辜的,接受看不见的人对他的挑战,他要乱中取胜。

时光流动,空虚和忧愁就这样夹杂在号称活化石的银杏落叶中袭击他们,使鹿西产生晕眩,产生因阳光过于强烈而引发的那种晕眩。

当夜晚来临,城市开始散发一种类似医院走廊中的味道。阴影、无形的手指,不时擦过咽喉。老孟却突然来了精神,眼睛开始发光。鹿西一度把他比作精神病医院里比病人病得更重的大夫,还以为别人也会跟他一样埋藏着猥琐和自卑。

夜色,的确让老孟突感新的压抑。他们决定去闯新街口的金陵

饭店。那幢柱子一样的白色瘦高形建筑被老孟叫做“地球的生殖器官”。当时,这家本市最高档的宾馆还是四星级,几年后才被升为五星级。门口挂着一块写着“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的牌子,提醒中国穷人不穿一件好衣服就不要闯入。

因为心虚,怕被门口的保安挡住,“那样太丢人。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我们是穷光蛋”。老孟从后花园翻进去,经过花园、滴水的假山和几棵半死不活的阔叶植物,又绕过宾馆的内部商场再到大门口。他想假装自己是住饭店的日本客人。

老孟用他会的极其有限的日语向门外的鹿西打招呼,就差说一通“米西米西、死啦死啦”了。鹿西就这样第一次进入金陵饭店。他觉得自己正像一块补丁去补在一顶高耸的华丽高帽上。谁给大地戴了一顶让老孟产生那样的联想的高帽,谁就是乌龟王八的后裔。鹿西这么想着。

在穿过大堂的瞬间,鹿西产生了他日后那种思想的萌芽。那就是对于一个不能均富的社会,你决不能去恨它,否则你会被彻底抛弃。同样你也不能去爱它,爱上它就像在冬春之际爱上一条华美的大毒蛇。

生活里有一些你永远用肉眼看不见的蛇,象征有毒也有益的事物。

快乐和死亡会骑着蛇来,蛇在某个神话里还是处女,她们同时敲你的卧房,爬上你的床,让你在各种梦想里航行。

坐在金陵饭店的黑玫瑰咖啡厅里,他们觉得自己似乎是这里的不速之客。“我们就径直进来,一副傲然漠视的样子,他们可能也不敢挡。”鹿西猜测。

要了两杯南美现磨咖啡后,他们开始谈论大堂里穿开衩几乎开到腰间的旗袍的弹钢琴少女。“嘿,”老孟咽着口水摇着头,“那才充满原始部落的味道,就像回到野蛮时代。”钢琴声很响,似乎在把他们

心灵中看不见的灰尘一点一点震下来。

即将迷途的他俩就这样站在旷野中。荒草间仿佛有一个全裸的美女飘散着金色头发立在黑暗中,她还向他们张开比蛇更软更滑的双臂。她还会蜕皮,会变化。任何故事的开头总是有点令人紧张和迷惑。

老孟差点因为咖啡的香味和弹琴的旗袍少女流下双重的口水。他认为她旗袍下的身体一定更美。“看不见的地方才够有诱惑力。”老孟说。

他东张西望了一阵后又说:“听说这地方那类女人很多。如果把钱比做大粪,那种女人就是绿头苍蝇。但这个弹琴少女肯定是卖艺不卖身,她弹琴比我们写字还熟练,靠手艺生存,让人肃然起敬。”

另外,老孟觉得自己能喝到这种美味的咖啡简直像是正和金发碧眼的美女在一起接吻。“日后,我要是有了钱,就请上几个美女,叫她们脱光了衣服,在我面前转来转去。我决不碰她们一根汗毛。我要让房间里飘满系着钱的气球,我却只喝咖啡,仅仅喝咖啡。”

他们旁边,有一对外国人,似乎在用英语轻声交谈。男的把手放在女的膝盖上,极轻地摸索。就此老孟发现那女的裙下腿毛很重。“我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要睡几个洋女人,替我们中国人报仇雪恨。”“你不嫌她们腿毛重得像猴子?”鹿西已把咖啡喝完,觉得连杯子都有香味。他也往桌下望了一望。

最后,假装去上厕所,鹿西和老孟逃离了那里。因为要加收服务费,鹿西和老孟两人口袋里所有的钱加上也不够,鹿西叹道:“这里不属于我们。”逃跑让老孟慌乱,但他一再发誓要真正地征服那里。

似乎受了极大的刺激,他的理想又增多了。“我一定要在这里的大床上,看别人睡一次女人,比如说你吧。那是一种在那样的高档地方才会产生的情调。”鹿西看出,老孟说这话的时候已底气不足,全没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那种意气风发感,表情灰暗得像条落水狗。

在认识刘冰前，鹿西恍惚中曾以为男人对女人做那事就像蜜蜂用屁股蜇人那样。13岁一个夜里，他第一次遗精，并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流脓的蜜蜂，在风雨中日夜穿行。

他曾恨过那本被白小龙抄了三遍的黄书，里面那段女主角用被子角对付自己欲望的描写，令他反感，也使他日后梦遗过多。大毒草就是大毒草，名副其实，这东西真的毒害青少年。多年来，他仍然痴迷于手抄本中描述的那双美丽的大腿，那简直是两道雪白的探照灯光。“我未来的老婆要有这样的大腿，”鹿西说，“我就坚决不出去鬼混。”

2

在安全离开金陵饭店后，老孟觉得时间还早，应该再去发泄一番穷人才有的愤懑。他俩决定去长江路的群艺馆跳舞。那里门票只要两块钱，而且“阿乱”很多。老孟把可以和人乱来但不要钱的新一代性解放女性简称为“阿乱”。

他还说，她们一般是在感情问题上受了重大挫折后才变成这样的。“她们这样报复我们男人，可不正中下怀。”老孟说。

“我恨不得自己就是‘阿乱’之王。”老孟说这话时差点咬碎嘴里的一颗蛀牙。

“你当你是谁？党代表？”鹿西问。

老孟嘿嘿一笑：“既不当人，也不当鬼。当一双会跳舞的黑皮鞋吧。”他晃了晃脚上的黑皮鞋。“我要把它擦得亮到能当镜子。能当镜子的话，我就有了上下两双眼睛，看舞伴的上上下下多方便。”

以前，鹿西和邻居汪姐去过那里几次。那里把舞伴叫“腿子”。汪姐在鹿西5岁时和他一起去郊外摘过野菜，并当着他的面站立撒尿。她说，这样让她觉得挺气派，做人就要有气派，有权有势。

现在她是街面上既风骚又浅薄的名“腿子”。她曾做梦梦见自己的前世是夫子庙的名妓，每天都有阔气客人骑大马来点她。为此汪姐仅仅只羞愧了五秒钟，倒为那些男人骑马的神气样而念念不忘。她想过，有钱也不坏。

汪姐跳舞时上半部和人分得很开，下半部却紧紧地粘在一起。“刚才那‘腿子’，被我摸了一把裤裆，一下子软了。格格格格，格格格格。可能会尿裤。”汪姐喜欢嘲笑男人的隐晦部分，她笑的时候似乎头上沾满稻草。

和汪姐跳的时候，鹿西也试着去贴。其实这是鹿西第一次这样接触女人。他感到一阵尿急，幸好她没抓他那地方一把，不然真的会尿裤。

同时，少年时代关于蜜蜂的梦想反复在他脑海中闪现。

有节奏的音乐让人们忘记现实，并让人们做出和日常行为有异的举动。陌生人可以相互搂抱，摸腰摸手的，这就叫跳舞。那天晚上，老孟不停地请人跳舞。他试图上上下下都和人紧贴在一起。在放萨克斯曲时，光线会突然变得很暗，每个人被一种荧光灯照得都变成了绿的，老孟也往往在此时达到目的。

鹿西甚至看到他像啃红烧猪蹄那样，和一个嘴上涂了红得发黑的口红的女人在一根柱子边接吻，那女人看来起码有四十多岁，满脸皱纹，是个比较老的“阿乱”。

“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名字。这感觉真好。现在社会发展真快，太快，比波音飞机还快。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开放得简直赶上了老美。”老孟变得有点语无伦次，他认为他比他的父亲幸运，赶上了个自由奔放的好时代。

“中国的阿里巴巴是谁？高个还是矮个？”他还说。“我要唱！阿里巴巴，芝麻开门！里面全是金银财宝和肉墩墩的美女。”

接着，老孟猜测全舞场里起码有五十个“阿乱”，占今天来跳舞的

女人的四分之一,占全市“阿乱”的十分之一。后来,他想了一想,纠正为百分之一,因为全市起码应该有几千个不同程度的“阿乱”。“可能还不止。”他说。

鹿西则觉得自己有点不适应这里。他不习惯和不认识的人亲热地跳舞,除非他真是一只野生蜜蜂。当夜晚急速掠过,他不得不和自己拧成一团的各种思绪搏斗,其中,他甚至失去双手双脚,如同一只圆圆的乌龟,被晾在洒满月光的屋顶。但乌龟叫道:“我就滚着跳舞,谁也为难不了我。”那声音又尖又细,不像是鹿西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有大小马路通往。天色渐亮,变得越来越淡的月亮是黑暗的子孙们的聚会地,它们在那里狂欢嬉闹,声音不会传过来。

寂静的城市是一盘凝固的颜料,这话是鹿西另一个朋友吴羊所说。

3

人往往用弯曲的方法在弯曲的道路上行走。在不能区分价值的大小之前,很多问题都升级为人生的大事件。你不能提前喜悦,也不能提前悲哀,这同样不属于你做人的权利。

吴羊曾对好友鹿西讲:“这只是一个被你误解的时代。”在天空中飞翔曾是吴羊童年的第一个愿望,他想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飞行员。为保卫祖国的万里晴空而战,这事情太伟大。

毛主席逝世时,一场毫无动机的大哭改变了他的愿望,他又希望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医。他梦到自己在战火纷飞时为美丽的女兵伤员医治大腿乃至屁股上面的伤口。那些是天性,天性让还没有发育的他做那样的梦。

长大后,当他在山谷中看到仿佛一动不动地滑翔的老鹰,一度以

为发现了全部世界。他明白自己永远不会比老鹰做得更好，他不能比它自由，比它孤独，也不能比它更自豪。

吴羊第一次看到美丽的双乳，是在一部叫《海狼》的外国电影里。女主角在和男主角亲热时，有人闯进来。女主角向门用力扔去酒瓶，盖在上身的被单滑了下来，略有松弛但不失美丽的双乳在空中飞快地弹了一下。这镜头不到半秒，被吴羊推荐给邻居鹿西。

这电影他俩一起又看了四遍，每到扔酒瓶时，两人的呼吸便戛然而止。

不久，吴羊又透过墙上糊的废报纸的缝隙偷看了上海来的表姐在木浴盆洗浴。水蒸气云雾般缭绕在那周围，隐约可见乳尖上沾着水珠，圆圆的双乳随哗哗的泼水声轻轻弹晃。上海表姐那年17岁。这些情景让吴羊多年来都难以忘怀。为能真正地大饱眼福，几年后，他考了美院。但他的艺术生涯就像过桥一样急促，以致他认为艺术如同生活，生活如同放屁，都是瞬息、毫无意义之事。

他说：“很多事，都比放屁容易。”

除了绘画，吴羊还有几样小小的手艺。在诗歌热潮中曾花两天时间快速学会写现代诗歌。在霹雳舞热潮中花一天时间学会像抽筋一样忘我地跳舞，以至他的手脚抖起来会比他的内心更激动。在被美院勒令退学前，他给鹿西画过一张油画肖像。鹿西在画上张大了嘴，长长的头发盖住了眼睛，阴影十指一样交叉蒙住脸，活像一只喘息不止的蛤蟆。

吴羊往往会在自己的梦中和自己相遇，他甚至看见自己的幽灵。幽灵大约有三种不同的形状，一种是会飞的骷髅，一种是被埋到脖子的马，一种是披头散发的女人。这样的梦做多了，吴羊也不会再感到过度不安，这些成为他不可多得的灵感。“我和那些可恶的东西有关，不过是在另一个世界。”他想。

在他第一次画全裸的女模时，他的手一度拼命发抖，以致连笔都

拿不住。其实肚皮上有好几道皱褶、肚皮下一团乱草的女模长了一张苦瓜脸,并不能令人充满那种男人对美好女人的激动。她的时薪是五块钱,当时可以买一条吴羊常穿的那种最廉价的牛仔裤。以后,当他像利刃那样锋利地闯进女人的幽暗山谷时,有几次,他曾突然想起那只被剥皮的苦瓜。

苦瓜的山谷和眼前的有什么两样?关了灯后肯定一样。

忧伤和模糊的地方,弯弯的弧线。他喜欢张开十指,去摸索去分辨,再征服。我要停止欣赏她们,她们脱光了比穿了衣服要难看些。他经常这样想。

其实,太阳升起的方法每天也不尽相同。在不断地触摸自己内心污垢的过程中,吴羊感到在耀眼的阳光下认识自我、欲望和理想,确是一道难题。

他甚至希望能像在床上梦游一样生活一段日子。“诗歌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有次,吴羊对鹿西说,“也使我感到自己已经死去。”这种毫无逻辑的话是吴羊第一次谈到人生的毫无意义。鹿西认为吴羊是中了写诗的毒,那种正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前言不搭后语的现代诗在他眼里无异于语言中的现代屎。鹿西想,从事艺术一定是一条令人兴奋、令人疯癫的道路。吴羊说:“我,只是玩弄艺术,像男人玩女人那样。”

吴羊的一个诗人朋友从吴羊的手相上看出他日后和某些名垂青史的大艺术家一样要靠女人生存。“那条纹太弱。你要学会利用艺术而不是玩弄艺术,学会利用女人而不是玩弄她们。”算命者有意无意地说出了吴羊日后的必经之路。

透过时光列车的窗口,快乐和忧伤成为快速向后倾倒的树木。那一天,鹿西和吴羊坐在群艺馆对面的冷饮店,阳光洒在残剩的冰淇淋上。人的生长,经过这种阳光的发酵,构成富于冷漠和幻想的格局。

夜晚来临,它是一出人人都可以演完的戏。有些过程太慢,以致在记忆里显得过于苍白。吴羊总是嘲笑鹿西老孟那些认为女人裸体至美无比的人。他想起他第一次剥女人衣裤时那种奇特的紧张感。

当他解下那女人的皮带时,他竟然因沙眼病突发而哭了出来,泪水洒在那紧闭双眼的女人逐渐变长的乳头上。而美院的女模都是在屏风后脱衣服,还会裹条浴巾出来,不会让年轻的画家们看清她们是如何除去遮盖布的。

她突然张开眼,可能是烟抽多了,她说话声像鸭叫:“吴羊,别对我要求太高,我可不是处女。”

吴羊慌忙说:“我也不是童男,我被一个号称我干妈的女人夺去了贞操。”他竟以是童男为耻而扯谎,还编出一个莫须有的色情狂干妈。但接着他却不知往下该干些什么。

她的鸭声又起:“那你胆子还没被练大?白长得这么有棱有角的,怪诱人的。”

吴羊说:“那怎样才算胆大?”

“把你自己也脱光了,以后就大了。看,你的体型和女人一样也有线条哩,这块肌肉挺有弹性。”她轻声说,并用手指捅他的胸肌。

后来,他们就在寒风中相拥,像一头公猪一头母猪在冬天的猪圈里那样拼命地瑟瑟发抖,直到吴羊不再因沙眼而流泪。有时人类脱光后的样子比发情的猪更丑陋。没有爱意就连猪都不如!吴羊不无感伤地想。

离开那家冷饮店后,鹿西站在新街口的天桥上,把视线里中山北路的尽头指给吴羊看。无数人,在夜晚边缘,骑着自行车,比黑色的蚂蚁更渺小。为了克服那种真实感,吴羊想大声叫喊。听老孟讲,新街口一带,夜里会有一些开价五十块一次的暗娼游荡。

吴羊于是大喊:“一百!一百!”鹿西也跟他喊起来。他们以为那些女人会听懂他们是两个愿意一次出一百的客人。“一百!一百!”

这叫声传得很远,即使被警察听懂了也不犯法。

然后他们又把破单车骑得飞快,穿越行人越来越少的夜晚。“一百!一百!”这种合唱令吴羊的双腿开始像手一样发抖。他想起他如何抓住那个说话像鸭叫的女人的内裤的,他的手一阵颤动,像溺水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他没和那个自称不是处女的女人干什么,因为他还不会暂时也不想会。他只知道应该除去她的衣服,让她变成一只难看的麻雀,然后从窗口扑扑飞去。

“一百!一百!”这个数字很恰当。

大概已到了夜晚尽头,他俩终于看见了两个浓妆艳抹的,可能是那类卖笑女的货色。说实话,借助夜色,这两个女人是如此漂亮,以致多年以来,他们一直以为好的妓女永远比还要假装一本正经的情人漂亮。丢下自行车,他们追了上去。那两个女人笑着跑进了一条黑胡同,然后像天使在天空中消失那样彻底消失了。

吴羊还往胡同里扔石头,石头伴着尖利的响声落在地上。

鹿西想,她们一定是这座城市最纯洁最害羞的妓女了,不然不会逃跑。吴羊认为他们喊一百喊少了,要喊两百或三百她们也许就不会跑了。

鹿西说:“我们一共只有十块钱,亲一口都不够。”

吴羊说,钱不够可以用别的来弥补。多年后,他才终于明白,拿什么才能替代冷酷的金钱。鹿西最后认为那两个漂亮女人也许不是妓女,她们不过像他们一样在夜里游荡罢了。这城市此刻还值得游荡。游游荡荡,多好的一种消遣。遗憾的是她们一定把他们当成了两个鬼喊鬼叫的疯子。也许他们应该再加一句:“我们是又红又专的大学生!”

大学生学过数理化,肯定比一般的街头流氓要斯文。

反正,这些叫声,在记忆深处,比乌鸦叫更刺耳,更深入。声音就是人类身上的鸡翅膀,会飞但永远不会飞远。